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東北邊疆

第一輯

中国边疆研究资料文库·边疆史地文献初编

東北邊疆

第一輯

衰祗以款事未終難議更置歷疏乞休未遂首丘之
願而鳴泰知難而退獨爾見機之明即方今吏兵二
部奉 旨酌議去留竊謂鳴泰以填撫爲贅原官副
使則非贅也或削去新銜聽歸初服或監山石留試
鉛刀一成退讓之高一飭 國家之紀即以方未任
先辭之解經邦尤爲寬政矣職痛心積敗憤覆轍之
難回妄謂 人主恩威當決之早如苟且優容薄責
後效必待僨輶折軸羣噪爭鳴而後始奮 雷霆之
震則明罰盡出于下而苟倖無禍之人心難望其畏
法而死敵也

南太僕寺卿朱吾弼疏云接邸報樞輔以病告遼撫以去辭病爲托辭去爲卸擔無可疑者職不覺失色發憤長太息曰 皇上何負于臣子而臣子敢于騙官私身家負 皇上乎夫承宗之薦用鳴泰出鳴泰毛遂之自薦承宗誤信有識士夫無不料有今日第經畧難繼而樞輔毅然請行 皇上推轂而遣彼鳴泰以破甑開府爲知己者死承宗必獲桑下餓人之報豈鳴泰一旦喪心至此也則鳴泰亟當逮治承宗之在山海爲 皇上所倚之韓范乎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國無期一段忠悃承宗所當自矢當隨

發鳴泰奸狀堂堂正正如伯鯨先用後殛何妨也
御史林一柱疏云自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必用天下
人之心而後可用天下人之力情者所以感其心而
使之動法者所以悚其心而使之震情不足以動法
不足以震則人各自爲心而慳其力是聖主無所
恃以用天下是故主勢孤而國事危皇上今日
之于樞輔殆情有未至歟何孫承宗之以病告也當
廣寧殘破兵民蕩析之秋廷議必王在晉而使之
出在晉儘力料理亦駸駸有緒矣承宗掀然請曰非
臣不可皇上壯其志嘉其忠臨軒以送之劍

王以優之公孤以寵之馳貂張以錫之出藏器以
需之其尊之則師保也其愛之則手足也其無竭不
報也如一體之交相爲用其無計不從也如魚水之
交相投臣謂皇上愛承宗有禮矣國仇未報主
恩日重此荆離之所以燔家滅族聶使之所以決面
屠腸者也承宗何爲而以病告也承宗之病不病臣
不敢知然當其初時慷慨請行也豈曰此行庶幾無
疾病乎又豈曰吾無病而行有病而返乎必將曰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孔明之所以報先主也必將曰賊
亡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如裴度之所以告

憲宗也。成則爲元濟之擒，不成則爲仲達之走。言行相顧，終始無他。大臣之告其君，其道固如此也。承宗何爲而以病請？得無謂我獨賢勞，廷臣皆有還朝之議歟？夫承宗亦度其能任與否耳。夫且謂天下事非我莫能爲也，而愛一身之逸，貽主上之憂，爲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有皇上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聽也。又得無謂布置已定，聊藉此以結報效之局與？夫承宗亦自視其曾當奴否耳。今日之布置，猶是遼陽未陷、廣寧未破時之布置也。未見單行之一面，終未報主恩之言，毫爲此說者，知有樞輔不知

軍。國是又情面之言。臣願承宗勿受也。必謂還朝之體重于行邊之臣。更不以爲然。臣讀出師表云。獎率三軍北定中原。至于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時平貴于坐論。世亂急在持危。置安危之係。而伴中書之食解。武侯之職。而退就攸之禕允之任。人之許之與承宗之所以自許者。于輕重大小何如也。昔甘茂伐韓。與秦王盟于息壤。已而王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彼有負臣之者。且無負君之臣。今息壤之盟未寒。而宜陽之旆先返。使承宗上不得爲武侯。晉公之効。忠次不得爲甘茂。臣自効何

古今人之不相及也。嗚呼。任賢者不賢。既以不賢而
嗾之去賢者。宜任。又以不終任而贊之去。情緣二字
久入膏肓。定欲以虜遺。君父禍患遺。國家是誠
何心哉。若以臣決言之。則肝膽者君之所受。軀命者
義之所輕。少年天子爲封疆而損其所愛。黃耆老
臣負期許而重其所輕。于心安耶。所謂始終動樞輔
以情者也。若乃閭鳴泰何如人也。溝中之斷。餘以銀
黃欲巡撫。則巡撫矣。馬革裹尸。豈異人任。而一則曰
贊。再則曰贊。不言贊于未爲巡撫之先。而言贊于既
爲巡撫之後也。豈其爲山海之巡撫。則贊爲居家之

通事彙金

卷之十二

三七

巡撫則非贅乎以一口之誇張賺一方之牙蠹而又
以一味之驕縱招一篇之彈文巧于攫巡撫而又巧
于卸山海鳴泰之去逃一間耳臣嘗謂躍馬西歸殺
人放火遇撫臣而嘻笑遇關臣而嫚罵廷弼之逃逃
而豪者也踉蹌出走涕泗流連化貞之逃逃而巧者
也鳴泰而倖入榆關則熊王亦可出囹圄熊王如不
宜出之囹圄鳴泰亦不得倖入榆關夫亦以誤國
繩之以靖室待之而已而或者謂繩遼撫非所以安
樞輔是又不然街亭之敗武侯揮淚而斬馬謖引咎
責躬弗所失于境外樞輔而遜武侯也則可樞輔而

爲武侯也。方上疏目眦以身擬法，而又以法爲鳴秦私乎。臣固知其不然也。噫，皇上今日之情，前此所未有之。情此而不足以感焉，則情窮。今日之法，後此所視效之法。此而不足以震焉，則法窮。臣恐後此無人不病，無人不贅，而爲巡撫者，逃遁之後，開一變局，無不人人恣睢以國僥倖博一聽勘之巡撫以去也。朝廷之上年年議巡撫，勘巡撫山海吏卒日日送巡撫，奕者舉子不定，不勝其禍，而況能勝奴酋也危矣。臣不能爲皇上計矣。伏乞聖明裁察焉。

戶科陸文獻疏。竊自經臣王在晉拮据于廣寧風

通事實錄

卷之十二

三

鶴之餘輔臣孫承宗牘戶于山海苞桑之日後先規畫如出一人角徵互調鹽梅共濟異同之端幾乎泯滅而旁觀者見關臣潘雲翼論列關撫閻鳴泰又覩按臣林一桂挽留孫承宗不免微有異同之猜職則以樞輔之與王在晉未嘗異也與閻鳴泰未嘗同也迹而猜之經臣意在守關輔臣力主恢復守關者疑恢復之爲虛恢復者疑守關之爲怯以至易置之際似有參商實而按之覺華之將兼南北前屯之收拾城池經臣原非局踣于關內營房之旗布關門大帥之旌麾不動輔臣亦非輕議于關外精神印恰何嘗

有不同哉。惟是經臣之抵關也。任事不數月。料理各有頭緒。無奈搶攘之間。監軍輒思掣其肘而撓其權。經臣無事不力行。監軍無事不停格。甚至共議築墻而歸過一人。陰持陽阻。經臣始不得行其志矣。輔臣之初閱關也。常重其才。憫其勞。而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故以留樞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畧。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彼鳴泰以監軍而躡巡撫。輔臣當日即謂成色不滿八分。惟其不肯以成色不足之人嘗試封疆。故願撤黃閣之尊崇而危邊之彈壓。此時此念。真致身許國之惓誠。

而帥先鳴泰之極思也。及鳴泰行事乖張舉動狂躁苞苴塞路法令凌遲輔臣默喻之而不記顯禁之而不悛以污關臣之白簡關臣之論列固已先得撫臣之同然輔臣于鳴泰之用舍曾不聞其有介介也。昔宋臣韓琦范仲淹同任西事琦主戰仲淹主撫持論各別而不礙和衷竊謂輔臣之與在晉事政相類諸葛亮以國士遇馬謖迨街亭之敗揮淚斬之其于鳴泰夫亦有是心乎。然而關臣之疏論鳴泰止據其貪穢之迹而未及戰守也。戰守之宜經臣謀其始輔臣處其終鳴泰原自無初曷聞有終乃其破犁敗轅之

狀已自不堪枚舉特鞬鞬自輔臣尚未到喪師辱
國爾如是而復謂櫛風沐雨收拾二百里之封疆將
誰欺乎以一人手掩天下目乎試問所收拾者何處
所櫛沐者何功以爲能選將耶則保奸藏匿且爲逋
逃藪矣以爲能練兵耶則虛名冒餉且爲橐中寶矣
以爲能布置耶則寧遠築牆且貽盡餅罔効涓埃幸
邀皇上聽勘之 旨少寬鉞斧之誅猶復潛踪匿
跡四布流言恐以此開異同之端而灰後來任事之
意始而悞 國旣而悞已終而壞人貽害豈渺小哉
初主事沈際致書長安謂叅論遼撫不必說起舊

經畧益此時樞輔已心服舊經畧而深惡遼撫之
冥行若一路牽纏益甚其慙觸其忿而於舊經畧
有所未便此臺省之交訐止言遼撫而未深言前
事也林公在差有所未知叙及始末政府見是疏
怫然有不必多言之票擬乃天啓年間一段公論
藉是疏而存矣

又戶垣陸給諫疏云輔臣之初閱關也常重王經
畧之才而憫其勞又念其志之不得盡行以留樞
需其後用是急代經畧非輔臣之本意迨改其秩
不改其政則輔臣之虛衷也政府見疏謂改其秩

不改其政則經畧不必更樞輔不必出面語陸公
二句觸目可駭當時忌言中外回護往事之失者
明知之而明諱之矣。

附沈職方與侍御周來玉書

株守危關久踈候問每瞻光範不任神馳關上事
體甥久欲言恐有礙閣部未敢啓齒竊以王經臺
多方拮据百事就緒。即今日所憑而藉者莫非彼
之規畫所未得盡行其志者每爲閭撫袁道不肯
奉行遂成廢閣耳二公旣假手閣部而擠排之已
藉閣部力而躡顯位則并閣部而慢易之按踈出